

# 早期家庭教育与代际职业流动

——基于黑龙江省农村地区的调查分析

邱幼云,郑蓉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早期家庭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已被学者所关注。在已有研究注重学历、初职 ISEI 的基础上,导入了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等社会心理因素。利用 2019 年在黑龙江省农村地区开展调查所获得的问卷数据,分析早期家庭教育对成年后现职 ISEI 的影响及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早期家庭教育与成年后现职 ISEI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前者主要经由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的路径影响后者。早期家庭教育是实现代际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其产生的积极、向上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有利于子代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

**关键词:**早期家庭教育;代际流动;教育期望;职业期望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22)03-0047-11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十四五”时期,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也指出,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儿童早期教育成就与其家庭所处阶层密切相关,实现教育公平被视为现代国家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然之意<sup>[1]</sup>。

目前,学术界大多从教育获得维度分析教育育人与代际流动的问题,即教育获得如何通过合理公平的代际流动提升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分析发现:高水平的教育获得是实现合理公平的代

收稿日期:2022-01-10

基金项目:2021年度杭州师范大学教学建设和改革立项建设项目“增权赋能视角下‘科研进课堂’的探索研究——以《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为例”

作者简介:邱幼云(1982—),女,福建漳浦人,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郑蓉(1969—),通讯作者,女,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际流动的重要因素,也是阻断代际贫困的有效路径<sup>[24]</sup>。近十年来,这一分析模式发生了转变,学术界开始关注早期生活状况对代际流动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作为早期生活状况具体体现之一的早期健康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分析发现:早期健康是能否实现合理公平的代际流动的一个重要变量<sup>[5-6]</sup>,其通过学历和初职 ISEI<sup>①</sup>的基于此,本文将从早期生活的另一具体体现——早期家庭教育的维度分析其对于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回答两个问题:(1)早期家庭教育与现职 ISEI 具有怎样的关系;(2)若早期家庭教育与现职 ISEI 存在显著关系,那么前者经由怎样的路径影响后者。

本文的早期家庭教育是指 14 岁以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包括讲授人生道理、监督课外学习、购买图书资料以及参加校外培训等。目前,学术界大多以教育年限、初职 ISEI 为中介变量分析出身家庭 SES<sup>②</sup>、早期健康等自变量对于现职 ISEI 的影响路径,分析发现:出身家庭 SES 越高,早期健康越佳,成年后的教育年限越长,初职 ISEI 越高,从而现职 ISEI 也越高<sup>[2,6]</sup>。但是这样的分析视角和研究观点存在不可忽略的缺陷,其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某些客观现象。既然出身家庭 SES 与早期健康显著影响现职 ISEI,那么为什么出身家庭 SES 或者早期健康状况相同的两个个体,成年后的现职 ISEI 显著不同?甚至出身家庭 SES 低、早期健康状况差的个体,成年后的现职 ISEI 反而高于出身家庭 SES 高、早期健康状况好的个体?本文认为:已有分析视角对于这一现象缺乏解释力是由于缺乏关注社会心理因素对于现职 ISEI 的影响。菲什拜因和阿耶兹的理性行为理论指出: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而行为意向又受到态

路径影响现职 ISEI 的获得<sup>[6]</sup>。然而,豪特指出:有关代际流动,未来研究的关键在于明确一个人的早期生活如何影响成年后的阶层地位,而早期生活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多项维度的综合体<sup>[3]</sup>。因此,仅以早期健康为切入点分析早期生活对于代际流动的影响,还不够充分,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两者间的关系。

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个体的行为如何实施归根到底由这两个变量决定<sup>[7]</sup>。基于已有分析视角的缺陷和理性行为理论,笔者在分析早期家庭教育对于现职 ISEI 的影响路径时,将导入体现个体社会心理的变量,即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前者指 14 岁以前个体对于未来获得教育水平的渴望;后者指 14 岁以前个体对于未来获得职业地位的渴望。另外,出身家庭 SES 对于早期家庭教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观点,早已被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所验证<sup>[8-9]</sup>,因此本文在分析早期家庭教育对于现职 ISEI 的影响路径时,不再将其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 二、相关文献

### (一)早期家庭教育与代际流动

关于教育与代际流动,布迪厄和帕松于 1990 年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阶级再生产理论<sup>[10]</sup>。其核心内容是:教育是阶级结构再生产的工具,教育不断地把原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以维护一个不平等的、分化为阶级的社会,并使之合法化。布迪厄和帕松的阶级再生产理论强调了教育对于阶级结构的维护和复制的作用。该理论被国内外学者的实证发现所验证。比如:威利斯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如何重新成为工人阶级的现象,发现工人阶级的子弟在少年

①ISEI 为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的缩写,即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②SES 为 Social Economic Status 的缩写,即社会经济地位。

时期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拒绝使自己将来可能成为白领阶层的正规教育,从而形成一种反学校文化,使其成年后大多继承父业,很难进入高于父职的职业阶层<sup>[11]</sup>。吴世友分析了八个农民工子女的生命史,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早期家庭教育缺失,使他们很难通过早期教育实现代际地位的上升流动。这两项研究说明:早期家庭教育与代际流动存在紧密关系,处于社会基础阶层的工人阶层由于早期家庭教育不恰当甚至缺失,最终导致阶层再生产。该观点被后来更多国内学者的研究所验证<sup>[12-13]</sup>。还有学者指出,学前教育扩张能提高儿童入园机会的平等性,却加深了家庭早期教育支出负担率的阶层不平等程度<sup>[14]</sup>。

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仍有许多处于社会基础阶层的普通家庭子弟进入社会上层呢?其向上流动的路径是什么?第一个问题与布迪厄、帕松的阶级再生产理论相悖,对此有学者认为,该问题与父母早期的教养方式或者教养态度有关<sup>[15-16]</sup>。教养方式是文化资本身体化的一种途径,是父母向子女传递与学校或社会相适应的知识、策略、习惯和风格<sup>[17]</sup>,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家庭教育。马斯腾实证分析了教养方式与子女未来发展的关系,发现恰当、肯定与周到的教养方式能够培育子女积极向上、健康的人格,提升子女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促发子女的向上心理,最终成就未来的事业<sup>[18]</sup>。后来一些学者的实证分析也获得了同样的结论<sup>[19]</sup>。另外,龚艺华具体分析了专制型、民主型、溺爱型、忽视型四种教养方式对于个体成就动机的影响,发现专制型、溺爱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与子女的成就动机具有显著的负相关,而民主型教养方式与子女的成就动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sup>[20]</sup>。上述研究较为准确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指出家庭教育中的教养方式或者教养态度对于子女未来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处于社会基础阶层的个体如果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恰当的家庭教育,也能

够突破阶层再生产的樊篱,实现代际地位的向上流动。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学术界尚未进行充分研究,至今没有准确的回答。

## (二)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

学术界将代际流动的社会心理因素分为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sup>[21]</sup>,关注其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源于对布劳—邓肯模型<sup>[2]</sup>的质疑。塞维尔认为:布劳—邓肯模型中,父亲的教育、职业经由本人的教育与初职影响本人现职的路径固然正确,但模型中未纳入个体的社会心理因素这一中介变量,即在父亲职业、学历与本人教育年数之间缺乏教育期望的变量,而在父亲职业、学历与本人初职之间缺乏职业期望的变量<sup>[22]</sup>。这一观点提出后便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如何激发青少年时期个体的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五个维度分析了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产生的原因,分别是出身阶层、出身地域、父母压力与家庭结构、邻里效应与学区、年级内的学业成绩排次,这五个维度均是既成事实的不变因素。

虽然一些学者也关注到作为可变因素的早期家庭教育对于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将会产生影响,但与上述五个维度相比,研究成果较为稀少,大致可以举出三例。塞维尔等学者研究发现:生活中的重要他人是一个重要因素。重要他人指在个体社会化以及心理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包括教师、父母或者朋友,其中父母是最重要的他人<sup>[22]</sup>。岛直子分析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有关子女将来前途话题的沟通频率越高,子女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也变得越高<sup>[23]</sup>。劳格分析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有关政治话题的沟通频率越高,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变得越高<sup>[24]</sup>。岛直子和劳格从社会化的角度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父母与子女间沟通频率的提高将会提升子女社会化的程度,进而提升子女的教育期望与职业期

望。上述三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早期家庭教育是子女生成教育期望、职业期望的重要因素,恰当周到的家庭教育将会提升子女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在国内学术界,近些年来,虽然从教养方式的维度分析家庭教育的研究不在少数<sup>[25]</sup>,却鲜有针对早期家庭教育与子女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关系的研究。

### (三) 研究特征与不足

在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代际流动的影响链条中,已有文献仅分析了早期家庭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以及早期家庭教育与教育期望、职业期望的关系,即仅提取了影响链条中的一部分进行个别的、分段式研究,没有将影响链条中的每一个因素纳入分析视野进行系统分析。这样的分析方法已经不能够明确解释当代社会复杂多样的代际流动现象,比如“处于社会基础阶层的农家子弟经由怎样的路径最终进入社会上层”。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所提供的教育资源和父母的教育水平、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差异更大,对儿童未来的发展影响也更大,而现有文献对此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另外,已有文献缺乏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与代际流动关系的研究,有关早期家庭教育与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关系的研究也不够充分细致。因此,全面系统分析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代际流动四个变量的相互影响机制,便显得尤为必要。

## 三、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一) 理论假设

前述马斯腾、龚艺华的研究成果强调了早期家庭教育对于子女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塞维尔、岛直子、劳格的研究成果则强调了正面的早期家庭教育会激发子女的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在

现实生活中,仅凭经验观察也可发现: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与未来发展具有紧密关联。一般来讲,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越高,越会具有远大的抱负,成年后到达的职业阶层自然会越高。基于此,排除出身家庭 SES、早期健康状况、性别、年龄、民族等因素的影响后,将有关研究问题中的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以及成年后的学历、初职 ISEI、现职 ISEI 之间的关系做出理论假设。

1.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初职 ISEI 与现职 ISEI:

假设 1a:家庭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越重视,则子女成年后的现职 ISEI 就会越高。

假设 1b:早期家庭教育通过教育期望对现职 ISEI 产生影响,子女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期望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现职 ISEI 就会越高。

假设 1c:早期家庭教育通过职业期望对现职 ISEI 产生影响,子女青少年时期的职业期望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现职 ISEI 就会越高。

假设 1d:早期家庭教育通过子女未来获得的学历对现职 ISEI 产生影响,子女未来的学历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现职 ISEI 就会越高。

假设 1e:早期家庭教育通过子女未来获得的初职 ISEI 对现职 ISEI 产生影响,子女未来的初职 ISEI 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现职 ISEI 就会越高。

2. 早期家庭教育与教育期望、职业期望:

假设 2a:家庭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越重视,则子女的教育期望就会越高。

假设 2b:家庭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越重视,则子女的职业期望就会越高。

3.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与初职 ISEI:

假设 3a:家庭对子女的早期教育越重视,则子女成年后的初职 ISEI 就会越高。

假设 3b:早期家庭教育通过子女的教育期望对初职 ISEI 产生影响,子女青少年时期的教

育期望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初职 ISEI 就会越高。

假设 3c:早期家庭教育通过子女的职业期望对初职 ISEI 产生影响,子女青少年时期的职业期望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初职 ISEI 就会越高。

#### 4. 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

假设 4:子女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期望越高,则其对职业期望就会越高。

#### 5.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与学历:

假设 5a:早期家庭教育通过子女的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对子女成年后的学历产生提升作用。

假设 5b:子女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期望越高,则其成年后的学历水平就会越高。

假设 5c:子女青少年时期的职业期望越高,则其成年后的学历水平就会越高。

## (二) 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与调查样本。数据来自 2019 年在黑龙江省农村的问卷调查。通过分层抽样法,抽取样本 1372 个,回收有效问卷 1126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82.1%。有效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 52.8% 和 47.2%;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初中学历者和高中学历者分别占 15.4%、39.0% 和 30.1%,大专学历者和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分别占 10.2% 和 5.3%;务农者与务工者的比例分别为 34.2% 和 21.7%,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事务工作人员和服务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为 8.6%、10.6% 和 20.1%,各种管理者的比例仅为 4.8%。在月收入方面,月收入 3000 元以下者占 30.2%,月收入 3001—5000 元者占 46.1%,月收入 5000 元以上者占 23.7%。

2. 研究变量。因变量为个体现职的阶层位置,通过现职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SEI) 测量。

自变量为早期家庭教育,为外生变量。通过人生道理的教育频率、监督学习的频率、购买各种书籍的频率和校外培训机会的频率四个指标进行测量,选项分为“非常多、比较多、一般、比较

少、非常少”五个层次,统计分析时合并为一个数值型变量。

中介变量包括四个,分别是 14 岁以前本人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成年后的学历和初职 ISEI。其中,教育期望以 14 岁以前渴望获得的教育层次为切入点进行测量,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七个层次。为了分析简便,统计分析时将小学、初中和高中定义为低等学历,将大专和本科定义为中等学历,而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定义为高等学历,并分别赋值 1、2、3。职业期望以 14 岁以前渴望从事的职业为切入点进行测量,分为“种地农民、企业工人、服务业打工者、个体工商户、办公室工作者、私营企业老板、国有企业厂长或经理、大学教师、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政府官员”十二种职业。为了分析简便,统计分析时将种地农民、企业工人、服务业打工者定义为基层职业,将个体工商户、办公室工作者、私营企业老板定义为中层职业,将国有企业厂长或经理、大学教师、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政府官员定义为高层职业,并分别赋值 1、2、3。学历通过受教育年数进行测量,初职 ISEI 通过初职 ISEI 分数进行测量。四个中介变量均为内生变量。

控制变量为出身家庭 SES (14 岁时父亲 ISEI 和父母受教育水平)、早期健康状况 (成年后身高)、年龄 (数值型变量)、性别 (1. 男性,0. 女性) 和民族 (1. 汉族,0. 少数民族)。之所以将出身家庭 SES 和早期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源于已有研究均发现两者对于现职产生显著影响。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发现:早期家庭教育的均值为 3.87,介于一般和比较多之间,但更接近于比较多。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的均值分别为 5.89 和 7.91,可见对于未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均较高。初职 ISEI 和现职 ISEI 的均值分别为 26.73 和 29.39,在各自的取值范围中处于较低层次。

表1 不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说明
早期家庭教育	3.87 (0.96)	5. 非常多, 4. 比较多, 3. 一般, 2. 比较少, 1. 非常少
教育期望	5.89 (0.61)	1. 小学, 2. 初中, 3. 高中, 4. 大专, 5. 本科, 6. 硕士研究生, 7. 博士研究生
职业期望	7.91 (0.73)	1. 农民, 2. 企业工人, 3. 服务业打工者, 4. 个体工商户, 5. 办公室工作者, 6. 私营企业老板, 7. 国有企业管理者, 8. 大学教师, 9. 医生, 10. 科学家, 11. 工程师, 12. 政府官员
初职 ISEI	26.73 (9.05)	取值范围 11.36—88.94
现职 ISEI	29.39 (10.52)	取值范围 11.36—89.27
学历(受教育年限)	7.18 (1.79)	取值范围 1—18
性别	0.537 (0.05)	1. 男性, 0 女性
年龄	38.72 (8.64)	取值范围 20—45 周岁
民族	0.914 (0.16)	1. 汉族, 0. 少数民族

早期家庭教育在代际流动中既是社会分层的前因, 又是社会分层的后果, 而一般回归分析的方法难以明确多个变量间的因果和结构性关系, 因此借鉴已有研究,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受教育年限)、初职 ISEI、现职 ISEI 这些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 三、分析发现

表2分析了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初职 ISEI 与现职 ISEI 的交互关系。对于教育期望、职业期望, 报告了现职 ISEI 在不同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上的均值; 对于早期家庭教育、学历和初职 ISEI, 报告了每两组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r)。由表2可知: (1) 早期家庭教育、学历、初职 ISEI 与现职 ISEI 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 教育期望为高等学历的被访者的现职

ISEI 显著地高于教育期望为低等学历、中等学历的被访者; (3) 职业期望为高层职业的被访者的现职 ISEI 显著地高于职业期望为基层职业和中层职业的被访者。这说明: 在很大程度上,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和初职 ISEI 对于现职 ISEI 将会产生显著影响, 但为了明确彼此之间的独立影响, 还需要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控制出身家庭 SES、早期健康状况以及性别、年龄、民族这些个人特征变量。

表2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初职 ISEI 与现职 ISEI 的交互关系

变量	现职 ISEI
早期家庭教育	0.363***
教育期望	
低等学历	27.28
中等学历	30.09
高等学历	35.62***
职业期望	
底层职业	27.92
中层职业	30.87
高层职业	36.74***
学历	0.137**
初职 ISEI	0.248***

注: \*\* $p < 0.01$ 、\*\*\* $p < 0.001$ 。

表3 早期家庭教育、出身家庭 SES、早期健康、学历、初职 ISEI 与现职 ISEI 的回归分析

变量: 现职 ISEI	B	标准误	Beta
常量	1.140	3.358	-
早期家庭教育	1.869	0.182	0.526***
出身家庭 SES	1.792	0.096	0.351***
早期健康状况	1.117	0.072	0.129***
学历	2.163	0.070	0.158***
初职 ISEI	1.036	0.081	0.329***
性别	3.771	2.044	0.032 <sup>+</sup>
年龄	-0.187	0.087	-0.038*
民族	3.117	2.174	0.025
Adj. R <sup>2</sup>		0.355	

注: \*\*\* $p < 0.001$ 、\* $p < 0.05$ 、<sup>+</sup> $p < 0.10$ 。

#### (一) 早期家庭教育、出身家庭 SES、早期健康、学历、初职 ISEI 与现职 ISEI

关于早期家庭教育、出身家庭 SES、早期健康状况、学历、初职 ISEI 对现职 ISEI 的独立影

响,如表3所示,虽然五者对于现职ISEI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从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看,早期家庭教育最高,出身家庭SES和初职ISEI居中,学历和早期健康状况最低。这说明:早期家庭教育是成年后社会地位获得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于现职ISEI的影响程度并不小于出身家庭SES、早期健康状况、学历和初职IS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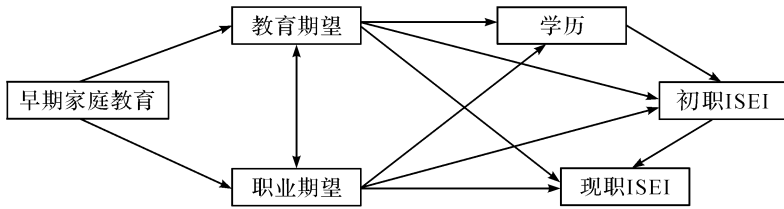


图1 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关系

为了明确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初职ISEI与现职ISEI之间的关系,进行SEM分析。如表4所示,结构方程模型的RMSEA值低于0.08,意味着模型的拟合度较为理想;NFI、TLI和CFI的值均高于0.9,表示模型的拟合比较好。因此,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较为合理<sup>[26]</sup>。由表4可知,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初职ISEI与现职ISEI显著相关,意味着前者对于后者将产生显著影响。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初职ISEI、现职ISEI彼此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其中,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是能否突破代际再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初职ISEI与现职ISEI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112、0.428、0.211、0.094、0.117。在对现职ISEI的影响效应方面,教育期望最大(0.428),其次是职业期望(0.211),再次是早期家庭教育(0.112)、学历(0.094)和初职ISEI(0.117),这三者的影响效应相差无几。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

## (二) 早期家庭教育对于现职ISEI的影响路径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假设,本文设计了排除出身家庭SES、早期健康状况、性别、年龄、民族等因素的影响后,不同变量的基本关系(见图1)。假定早期家庭教育对于子女成年后的学历、初职ISEI、现职ISEI不产生直接影响,其影响是以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为中介产生的。

初职ISEI、现职ISEI五个变量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下所述:早期家庭教育对于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早期家庭教育对教育期望的影响中,有51.9% ( $= [0.368 \times 0.537] / [0.768 \times 0.337 + 0.183]$ )来自职业期望的效应,而对职业期望的影响中,有21.1% ( $= [0.183 \times 0.537] / [0.183 \times 0.537 + 0.368]$ )来自教育期望的效应。

表4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

测量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
人生道理←早期家庭教育	1.000	-	0.512
督促学习←早期家庭教育	0.061	0.007	0.578***
购买图书←早期家庭教育	0.068	0.026	0.539***
校外培训←早期家庭教育	0.021	0.003	0.418***
低学历←教育期望	0.024	0.001	0.611***
中等学历←教育期望	0.127	0.030	0.637***
高学历←教育期望	0.104	0.029	0.617***
底层职业←职业期望	0.021	0.001	0.612***
中层职业←职业期望	0.012	0.011	0.495***
高层职业←职业期望	0.083	0.009	0.482***
教育年数←学历	0.074	0.003	0.339***
初职地位←初职ISEI	0.038	0.002	0.415***

续 表

测量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教育期望←早期家庭教育	0.314	0.013	0.183***
职业期望←早期家庭教育	0.428	0.073	0.368***
职业期望←教育期望	1.264	0.062	0.537***
初职 ISEI←早期家庭教育	1.279	0.081	0.318***
初职 ISEI←教育期望	2.920	0.091	0.529***
初职 ISEI←职业期望	2.837	0.076	0.418***
现职 ISEI←早期家庭教育	0.512	0.029	0.112***
现职 ISEI←教育期望	0.627	0.012	0.428***
现职 ISEI←职业期望	0.641	0.027	0.211***
学历←早期家庭教育	0.511	0.013	0.113***
学历←教育期望	0.624	0.038	0.426***
学历←职业期望	0.644	0.091	0.209***
初职 ISEI←学历	1.927	0.671	0.103***
现职 ISEI←学历	1.849	0.567	0.094**
现职 ISEI←初职 ISEI	0.613	0.052	0.117**

注:CMIN = 1457.38, df = 62, CMIN/df = 23.5; RMSEA = 0.054, NFI = 0.963, TLI = 0.937, CFI = 0.964. \*\* $p < 0.01$ 、\*\*\* $p < 0.001$ 。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对于初职 ISEI 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在早期家庭教育对于初职 ISEI 的影响中,有 23.3% ( $= [0.183 \times 0.529] / [0.183 \times 0.529 + 0.318]$ ) 来自教育期望的效应,有 32.6% ( $= [0.368 \times 0.418] / [0.368 \times 0.418 + 0.318]$ ) 来自职业期

望的效应。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对于现职 ISEI 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在早期家庭教育对于现职 ISEI 的影响中,有 41.2% ( $= [0.183 \times 0.428] / [0.183 \times 0.428 + 0.112]$ ) 来自教育期望的效应,有 40.9% ( $= [0.368 \times 0.211] / [0.368 \times 0.211 + 0.112]$ ) 来自职业期望的效应。

教育期望对于职业期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期望每增加一个分值,职业期望提升 0.537 分。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对于学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早期家庭教育对于学历的影响中,有 40.8% ( $= [0.183 \times 0.426] / [0.183 \times 0.426 + 0.113]$ ) 来自教育期望的效应,有 37.3% ( $= [0.368 \times 0.209] / [0.368 \times 0.209 + 0.113]$ ) 来自职业期望的效应。

学历对于初职 ISEI、现职 ISEI 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初职 ISEI、现职 ISEI 的分值分别增加 0.103 和 0.094。

初职 ISEI 和现职 ISEI 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职 ISEI 的分值每增加 1 分,则现职 ISEI 的分值增加 0.117。

表 5 早期家庭教育对于现职 ISEI 的影响路径

路径	效应
早期家庭教育→现职 ISEI	0.112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现职 ISEI	$0.183 \times 0.428 \approx 0.078$
早期家庭教育→职业期望→现职 ISEI	$0.368 \times 0.211 \approx 0.078$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现职 ISEI	$0.183 \times 0.537 \times 0.211 \approx 0.021$
早期家庭教育→学历→现职 ISEI	$0.113 \times 0.094 \approx 0.011$
早期家庭教育→学历→初职 ISEI→现职 ISEI	$0.113 \times 0.103 \times 0.117 \approx 0.001$
早期家庭教育→初职 ISEI→现职 ISEI	$0.318 \times 0.117 \approx 0.037$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学历→初职 ISEI→现职 ISEI	$0.183 \times 0.426 \times 0.103 \times 0.1170 \approx 0.001$
早期家庭教育→职业期望→学历→初职 ISEI→现职 ISEI	$0.368 \times 0.209 \times 0.103 \times 0.117 \approx 0.001$



如表 5 所示,早期家庭教育对于现职 ISEI 的各种影响路径及效应中,通过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的路径对现职 ISEI 的影响效应大致相同,均约占早期家庭教育总影响的 69.6% (0.078/0.112);通过教育期望,再经由职业期望的路径对于现职 ISEI 的影响效应占早期家庭教育总影响的 18.8% (0.021/0.112);通过学历的路径对现职 ISEI 的影响效应占早期家庭教育总影响的 9.8% (0.011/0.112);通过初职 ISEI 的路径对现职 ISEI 的影响效应占早期家庭教育总影响的 33.0% (0.037/0.112);通过学历和初职 ISEI 的路径、教育期望和学历与初职 ISEI 的路径以及职业期望和学历与初职 ISEI 的路径对现职 ISEI 的影响效应大致相同,均占早期家庭教育总影响的 8.9% (0.001/0.112)。由此可见,在代际职业地位的传递过程中,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的作用占三分之二以上,学历的作用约占十分之一,初职 ISEI 的作用约占三分之一。

## 四、结论与讨论

目前,代际流动的研究多聚焦家庭出身、学历或者早期健康状况,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也大多侧重探讨引起教育不平等的因素,并且主要研究正规的学校教育<sup>[27]</sup>。本研究基于豪特的观点<sup>[3]</sup>,把非正规的早期家庭教育作为测量早期生活状况的一个指标,分析其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发现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对成年后现职 ISEI 将会产生显著影响,早期家庭教育是当代社会职业分层的形成与维持的重要机制。

### (一) 早期家庭教育与现职 ISEI

相关结论有两个:(1)在早期家庭教育、出身家庭 SES、早期健康状况、学历、初职 ISEI

对于现职 ISEI 的影响中,早期家庭教育是重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程度甚至高于其他四者;(2)早期家庭教育与现职 ISEI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来自父母的早期家庭教育越积极、全面,子女成年后获得的现职 ISEI 越高。

该发现为研究代际流动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如前所述,已有研究从出身家庭 SES、早期健康、学历和初职 ISEI 的视角分析了其对于代际流动的影响,并发现其对于现职 ISEI 均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发现在这些因素之外,早期家庭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程度甚至高于它们。该发现佐证了前述豪特观点的准确性,提示未来有关代际流动的研究应将早期家庭教育状况纳入分析视野。

该发现与威利斯<sup>[11]</sup>、吴世友<sup>[28]</sup>以及其他学者<sup>[12-13]</sup>的研究发现形成鲜明比照。上述学者研究发现:不恰当、甚至缺失的早期家庭教育将导致阶层再生产。本研究发现:积极、全面的早期家庭教育将导致代际地位的向上流动,即阶层再循环。另外,该发现与马斯腾<sup>[18]</sup>及其他学者<sup>[19]</sup>的研究发现一致,再次说明了早期家庭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重要性。该发现还准确地回答了“为什么现实中有许多本来处于社会基础阶层的普通家庭子弟能够进入社会的上层”的疑问,说明普通家庭的子弟如果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也能够实现代际地位的向上流动,从而进入社会的上层。该观点可以通过本文的调查数据获得进一步验证。在测量早期家庭教育状况的四个项目中,人生道理的教育频率、监督学习频率、购买各种书籍频率和校外培训机会频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4.74、4.82、4.28 和 4.59,在“非常多、比较多、一般、比较少、非常少”五个层次中均介于“非常多和比较多”之间。

### (二) 早期家庭教育对现职 ISEI 的影响路径

相关结论有三个:(1)早期家庭教育、教

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初职 ISEI 彼此紧密关联,且均对现职 ISEI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2)早期家庭教育经由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和初职 ISEI 的路径对于现职 ISEI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3)在代际职业地位的传递过程中,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的效应最大,其他依次是初职 ISEI 和学历。假设 1b 至假设 5c 均获得验证。

上述结论中,学历对于初职 ISEI、现职 ISEI 的正向影响以及初职 ISEI 对于现职 ISEI 的正向影响,与布劳—邓肯模型一致,说明该模型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在代际流动的路径方面,上述结论弥补了布劳—邓肯模型的不足,并支持了塞维尔的观点,即在代际流动过程中,体现社会心理因素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是不可忽略的变量,并且其对于现职 ISEI 的影响效应大于初职 ISEI 和学历。当然,该发现的普适性尚需进一步检验。另外,在早期家庭教育对于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的影响方面,上述结论与塞维尔、岛直子以及劳格的研究发现一致,说明影响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的因素不仅包括学术界重点关注的不变因素,即出身阶层、出身地域、父母压力与家庭结构、邻里效应与学区、年级内的学业成绩排次,也包括早期家庭教育这一可变因素。上述结论也支持了菲什拜因和阿耶兹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个体行为(职业选择)由个体的行为意向或者态度(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决定。

### (三) 研究启示

从研究结论中得到两点启示:(1)早期家庭教育是一个人获得教育的重要阶段,党和国家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无疑是正确的。(2)代际地位的向上流动是一个漫长过程,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在实用主义盛行的世俗社会,要

想出人头地,进入社会上层,唯有在早期接受全面、正面的家庭教育,形成健康、向上的流动期望或者流动目标,不懈努力,才能如期实现。一切不切实际的短期行为或想法(通过不正当手段甚至违法行为企图进入社会上层)均是不可取的。(3)早期家庭教育和早期健康状况作为测量早期生活状况的两个指标,其对于代际流动的显著影响已被本研究及其他学者的实证分析所验证。据此,可以推导出两个理论假设,有待进一步检验:在早期家庭教育相同的前提下,代际流动的方向由早期健康状况决定;在早期健康状况相同的前提下,代际流动的方向由早期家庭教育状况决定。

---

### 参考文献:

- [1] 张伟. 谁之教育? 何种公平? ——美国社会教育公平问题审视[J]. 比较教育学报, 2021(3): 65-76.
- [2] BLAU P M, DUNCAN O 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M]. New York: John Wiley Press, 1967.
- [3] HOUT M. A summary of what we know about social mobility[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15(1): 27-36.
- [4] 解雨巷, 解垚. 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阶层代际传递[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2): 40-52 + 126-127.
- [5] CASE A, PAXSON C. Stature and status: Height, ability,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3): 499-532.
- [6] 洪岩璧, 刘精明. 早期健康与阶层再生产[J]. 社会学研究, 2019(1): 156-182 + 245.
- [7] FISHBEIN M, AJZEN I.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M].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 [8] 熊孝梅. 家庭教育与社会变迁[J]. 教育评论, 2009(6): 17-20.

- [9] 邹强. 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研究[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
- [10] BOURDIEU P, PASSERON J C.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 [11] WILLIS P.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12] 洪岩璧, 赵延东. 从资本到惯习: 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J]. 社会学研究, 2014(4): 73-93 + 243.
- [13] 吴莹, 张艳宁. “玩耍”中的阶层区隔——城市不同阶层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J]. 民族教育研究, 2016(5): 61-68.
- [14] 霍利婷, 崔占峰. 学前教育扩张与家庭教育投资的阶层差异演变——儿童及家庭平等化的双重视角[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2): 29-42.
- [15] BAUMRIND 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competence and substance use [J].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991(1): 56-95.
- [16] 李德. 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17] LAREAU A.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 r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2: 747-776.
- [18] MASTEN A S. *Ordinary magic: Resilience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3): 227.
- [19] WHISTON S C, KELLER B K. The influences of the family of origin on career development: A review and analysis [J].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004(4): 493-568.
- [20] 龚艺华. 四种不同类型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成就动机水平的影响[J]. 中国临床康复, 2006(46): 50-52.
- [21] GERMANI G.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obility [M]// SMELSER N J. *Social Structure & Mobi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8: 364-394.
- [22] SEWELL W H, HALLER A O, PORTES A. The educational and earl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9: 82-92.
- [23] 島直子. 中学生の進学希望とその規定要因における性差[J]. 上智短期大学紀要, 2008(28): 95-105.
- [24] LAUGLO J.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the family and young people'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ambition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1(1): 53-74.
- [25] 卢勤. 城乡父母养育方式与大学生自我概念的关系研究[J]. 心理学探新, 2009(4): 77-82.
- [26]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 的操作与应用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 [27] 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 社会学研究, 2010(3): 82-113 + 244.
- [28] 吴世友. 教育与农民工子女阶层再生产——基于北京市 8 位农民工子女的生命史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0(8): 61-65.

(责任编辑: 张文婷)